

第一四七八號

中華民國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大張一日售幣國幣一元五角

地址 廣東省朱紫路一號

電話 營業部二二三三 編輯部二二三五 四號

本報定價

本埠	每月	一元
外埠	每月	一元二角
全年	十二元	
零售	每份	五分

廣告刊例

第一版	每行	三十元
第二版	每行	二十元
第三版	每行	十五元
第四版	每行	十元

本報地址 廣東省朱紫路一號

梅朗巴列爾兩要塞地帶戰事極慘烈

## 緬南布其頓日軍發動新攻勢

[illegible]

俄軍進攻塞把斯托波爾蒙受重創

軍之役、惟俄在洛曼北部所  
發動之猛襲、終遭遏阻、即  
又轟伯河西岸之德軍、  
預定計劃撤至新陣地、  
軍在雅西西北地區、攔

印度國內印人抗英鬥爭必更擴大  
來多公路；亦將失其效力。其後必

之危機，斯不僅使三  
趨崩潰，即江特拉斯  
變，亦將因之實現。

則惟有滄印空輪路是賴矣。  
以陸上交通觀之，哥希馬至伊  
至伊姆法爾三大幹路均以伊姆法爾

一、藥牙服從命令遺囑

瑞士政府十三日發表稱：主防空隊、曾於十三日下午侵犯北部及東北部領空。

特任陳君慧兼署建設部部長

任用、應免本職、此令、  
特任陳君慧兼署建設部部  
補給線、亦冀能實  
本本土之企圖、故

新

任官  
經理  
央社  
間一  
國榮

東京毎日新聞著

欲放棄利用重慶  
因其自身已無  
力量，重慶訪英  
諸吉爾時僅以廿  
斯福則不然，  
曾邀請蔣介  
斯福對重慶  
福將重慶政  
如何重視。前

要求瑞典土耳其停止對德國輸

對西抗議沒收煤油公司

來電稱：英國對土耳其向軸心國供給物資之舉、已令英：倫敦來電

駐士大使林格森向土國政府  
提出抗議、昂哥拉電：盤海  
班牙領陸洛

入的功利主義，利己主義和物質主義在作祟。心理，有着三個時期的演變，一是蔑視時期，二是咒詛時

固然，舊說和咒語，都不是科學的態度，而盲目崇拜，則在源流上，遠較英美為悠久，在實質上，遠較英美為優越，自欺自唱，邀英美近代研究東方文化者，也是真心奉揚，文化之下，我們何必自卑，又何必對英美文化的毒素如中毒主義，五體投地，盲目崇拜！

在新幾內亞島威瓦克附近  
空、與敵四型機三十架  
賓尼、極喜發表  
訊事、毫不引起

此乃渠之任務，  
有閒暇從事此種  
惟以政治立場言  
斯不過史丹林樹

定能完遂最後勝利

日松島報道部長昨對記

拉維什單決議俾遠征利

據蘇蘭辛基來電傳稱：根據林柯美斯總理之至會一致通過拒絕蘇之休戰條件，芬蘭政府傳達於蘇俄政府外。利盟、芬軍復員及之德軍、此種條件各黨未能接受者，未回覆談判是否絕但稱此種談判，乃

輸出

爾、向西政府提出  
美政府亦命駐西大使

星期四得自外交界消息  
司事  
取同樣措置、按西曆、自本年一月下旬、禁止對西輸出煤油等

據倫敦電、德空軍曾於十四日未明轟炸

該市當即發出空襲警報  
方探照燈及高射炮隊

的惡劣風氣，布衣何可羞，補丁何可恥，但普通人又

勞的美德。唯有如此，才可實踐節約，增強工作效率。

今英美雖欲開闢第二戰線  
正爲德國予以擊滅之良機  
華雷士副總統掌握中國之  
卽美企圖侵略中國之表現

與日本之太平洋作戰、具同樣之意義、自前南太平洋線、呼應在印緬作戰之政策、迄今已被壓至頂點

部、將於最近遷移錫蘭島  
於茲當可判斷反軸心軍之  
兩國之人的資源綽有餘  
在戰事上須依賴人力、左

狼不堪，彼輩預料新德里  
落，已在目前，故有亟切  
移之舉，此外并有從印度  
方面向緬打開闢之路之趨  
美國倭華：一松島部長又  
國倭華：一松島部長又

獲致最後勝利，故中日  
之勝負，定能完途達  
勝利云。

陳耀祖獻身和進  
日天皇特贈與勳

去年末榆共衝突之事實稱

亞、芬軍復員及解決駐芬德軍、此種條件、爲芬蘭僑未能接受者、發言人雖同覆談判是否絕裂之問題、附此種談判、乃蘇俄政府去年十二月十一日夜深、達軍數國、兵力約二千人、曾襲擊哈爾濱、安東、遼省江浦等處、渝共軍勢激戰三小時、論軍方而因、不敵、致死者官兵等八

政府亦命駐西大使赫斯、且威兩國間、曾締結通商協、其內容如次：○該協定

同樣措置、按西班牙政府有效期間、自本年四月一日起、至九月卅日止、(三)兩目本年一月下旬、美政府實行一千六百萬鎊之交易

倫敦電、德空軍精銳、  
南斯拉夫、君南斯拉夫國

市當即發出空襲警報、英探照燈及高射炮隆隆活躍











中流

毛豆腐 · 熏丁 ·

生了戰爭，互相奪取愛人。  
②對於自己所愛的人，若被別人的愛情所波及，就感覺了厭煩，平時的感情，也就無形的冷淡。  
嫉妬因此，我可不斷的講：雙方愛情的程度越強，那麼，嫉妬的心理，也就越外的深刻。

妬，尤其在於女性方面，是生現的特有；她們對於一個男性，性，李且一身的情愛，大多是始終不變；決不，如她們在肉體上和精神上很少還樣的自由，所以，一般女性的嫉妒心，常比男人較急進，嫉妬心，終於成了歇斯特里（Hysteria）的症狀之一。

有人說，富於妬性的女人，她們對男人的愛情是專一的，對於貞操觀念，也相當的重視，但是不虛假的。如漢代的呂后，唐朝的武后，她們都是歷史上有名的女性，其嫉妒的表現，也有二人等，試看下面的兩段

若被別人的愛情所波及，就

郎曾說：「嫉妬，是任何人免的；但最烈的，是年青婦女，她尤其對於年輕女性的嫉妬，更為極端；自己的兒媳，便第一個受她的錢鋒，丈夫或兒子，如有外遇，就會虐待她的對手的女子；即使沒有明瞭的對手，也會向同性大吃其醋，對年輕女性，施苛酷的督束，或採取固的道德之權，都是這種表現。」以上所說，在我國四圍左右的生活中，却也不一定完全是這樣的現象啊！

總之，嫉妬是女性們一種非正常的病癩心理，如若不能澈底的去割除，那麼，

是地和青蓮，綠白嬌的，生長，讓她自然發育，自自生，長着綠色的長長的細毛，樣子，就會令人嘔吐，誰誰，有勇氣去吃牠呢？

當我初到這陌生的陵僕來的時候，朋友告訴我毛豆黃黃的，美味，如何，當時，真是饑渴欲瀕，頗想一嘗；但，當我看到那長長的綠色的細毛，便不敢開動了。

後來，在某一個約會的筵席上，看到一碗黃黃的方方的油糕，飯後清茶餘，味頗可口；飯後之清香，途中，那個朋友告訴我，那是黃黃的方方的油糕，便是我平日望而生厭的毛豆。

經過這大無意中的嘗試，我對毛豆的態，一改，從舊觀，漸漸的由厭惡的心理，而轉變到愛慕了。

這樣，我每天早晨老是有一徘徊在村口。

大型、橘色的，厚厚的膠質，緊包著下陷了光明的星星。

「本來說，明明是沉悶的眠淚，但還是沒有，藏在沈悶的氣團中就會產生流汗的現象，喪失的溫度。」

坐在浴室底夜裏，聽著的水聲，加上浴池傳來嘶嘶的吹吸，似乎融合斷續緩緩的夏天，快得相信，每天大吃，

穩穩的迎過潮水。

木梆子的販子，直到那販子進來，我捧著毛豆腐來，囑咐廚師如法泡製，依然美味；因此，幾乎每天吃，

後院開闢的花，不知將怎樣了，鳥兒  
這是來之夜嗎？  
明天又將到何處去覓食？  
不說下雨，就說笑也好，祇慶試期特  
地在哭聲停止後，不再是陰霾籠罩大地，  
即還我一片燦爛明媚的春光。

• 楊翼飛 •

現下已到了「一睏就睡」的時節了，這種壓不住的酣睡，愉快，在生理學上，有怎樣的意義呢？簡單地說，因為天氣暖和了，皮膚血管忽然地膨脹起來，血多集中於上部，在腦部缺乏營養的貧血性，所以大家都昏昏起來貪睡了。睡眠的意義，其他動物却不如人類，牠們貪睡的時候，仍像機器善睡一般，上下等動機如假土人，是永無動機似的，但在人類，睡眠何以必須睡？這又是一個問題，不過，對於人類何以必須睡，這問題在生理學上仍未獲得完全的確答。

在生理學上說，則人體疲勞了，所以要求睡眠；這疲勞是甚麼東西呢？即採取疲勞的動物，血液注射於精神活潑的動物，立即陷於睡眠的狀態中；即是說，在血液上，睡眠是會疲勞的，但是收復疲勞何以必須睡？這又是一個問題，不過，對於人類何以必須睡，這問題在生理學上仍未獲得完全的確答。

藥法

阿萍在喝過大量的麥酒以後，醉在阿爾麥的臂膀上，繼續這個精神恍惚的老年人黑眼睛從前三年來家鄉的遠望。

「自二先生前年乾渴死的隊伍死了，丟下一個孤獨，才家裏買了家牛三頭水牛，今春便也收斂了石多荒涼地。去年先生家也落落了，兒子死去了，老娘前年被賊人捉去，今年一覺就也開散了，早使債了我家一點口糧，真可憐！」——

阿萍也許路上太勞累了把？呼呼吸動盪如潮如織的鼻息，已在阿爾麥的頸後停滯而去。

「小孩子平年來了！」阿爾麥三年前從沒有今天這樣感到愉快，像一件久已遺失的寶貴的東西，又開始充實他心靈的虛空。吹過了豆油燈以後，撫起疲窶，然而過度的興奮却使老年人異乎尋常的不能入睡。

西北風強力撲打着破門，擊出嗚嗚的聲響，然而在這寧靜中很容易的辨別出一有一條強大的力量在搖動門戶。阿爾麥爬起身來，撲撲火盆，轉轉燈，像一頭狗嗅捕鼠的窺。

猛烈的風勢衝開了破門，立刻可以窺見外面一方月色輝煌的星空；一個細長的黑影正遮斷了落盡的月色墜入麥屋裏。

時候已到了嚴緊的關頭，阿爾麥不再猶豫，使勁用開關跟正在熟睡的儿子阿萍，大聲吶喊道：

「阿萍，有賊，有賊，進來了！」阿爾麥迅速跑，然一起一跟火盆。

阿爾麥從夢中跳起來，三年的軍隊生活久已使他習慣了這突如其來的行旅，他像一隻猛虎躍出窩，開關了破門，喘着氣喘喘喘着：「屬的，誰？」

阿爾麥點燃了豆油燈的火舌，也拖著輪子跟著奔出來。

「阿爾麥，是我——」緊緊的夾着牆角，燈光把這個黑影明朗的畫出來，窗前的西窗，一頭折過的黑

葉

心臟可以隨人之生而勞動，在片刻的休息中，須至若干小時之休息；此果何者？蓋人體是未解決的問題。當大體休息的時候中，尚在勞動的，不單是「心臟」，其消化器官、呼吸器、以及腎臟之濾血，筋肉之生熱等生理機能，仍然繼續不息，但其運動的速度漸得減小，且非完全停止。

天氣一暖，蛇則便由冬蟄氣來，蜷曲於門內某特異的角落。此種春力最發達的動物，智慧力較諸人腦最高，養育力最發達的動物，養育之：智力愈顯聰明，愈需睡眠，故面臨動物的男子，需要八小時的睡眠，鬚髯平凡的樸實女郎有七小時的睡眠，已經很够的了。一般的家僕只有六小時的休息，便是誰都知道了的。但此說之當否，當然亦未能去動物的。有些生物學家曾快下動物的大腦以驗其睡眠狀態，知睡眠之

靜淑的聲音更低了，使得祇能細心才能聽得見，「『』  
要到家時候，你可不能放鬆，該說的就得說，咱們屢  
人多，比誰都多，分起來也得比他們不同。老二那邊，  
夾才兩個大人；再說，舅就是有錢的，人家不在乎，咱  
可得在乎！你當時要是說不出來，那可後悔。」

「我明白。」幼亮點著頭。

「祇要這還騙一立，你去弄事情，不就有了指項了？」

痛；但是動物的冬眠和人類之春眠是性質不同的。

據一說，睡鼠作用是抑制由腦之高等機能而起的

神經中樞之大腦而在由神經連到腦部的視神經末梢是睡眠的神祕液才暴露出來了，睡眠的景色似有影響於此

視神經末梢。

何若。

請求幸福君主之風子術文記。而且風之靈藏於人之一握。當夜寐諸種之物，皆身體實質我輩愛用，所得已不備自給，故一夜食難施用之物，皆小體實質我輩愛用，如破壞則將食物耗費一日被此風所散放，焉得不痛心疾首？何況又被這些風先生吃去了人們的血肉所散放，甚且令人疑着：一謂乃被錢的文筆，被以刀剪作些新式圖案，怪不獨要大發牢騷，一期而還風子術以挽救，二來借此為題，作一篇文章以彌補被毀的损失。

木居士  
畫公謹誌

我之於老  
父，本來不大注意，因為我一向是在北方，北方之洋式建築物，多以

九大磚築成朝觀，青苔也并有殊榮；底須貢入咸均去

新樣明燈亮一贊！

「靜淑越聽越興奮。」  
「唔！」幼亮歪着頭想了想，「祇要一立，那就算了，我就可以指着蛋個去到外邊借錢去。」  
「誰？」  
「王律師。」  
「王小逸，那好辦，有他作見證，我更有辦法了。」  
幼亮的臉上布滿了笑容，不過，馬上又皺了眉，「老二知道麼？」  
「我還沒聽說呢。」  
「我打算都說通知一下，咱們私底下先計算計算，分出一個大概來，免得臨時亂吵。」  
「那怎麼行呢！」靜淑淺淺自己高明，「這種事不是該得依着老頭子的意思麼？」  
幼亮剝着蝦眼兒垂了一下，「都聽他的那還行！要是——陣神經失常，說出來的話也能算數麼？」皺着眉想了一會，忽然想起來，「我現在去找一牆王小逸，你看好不好？」

初，諸文武勳烈，員缺以勞績求補。保舉，將軍不惡無功，故籤一摺以備上聞；諸臣竊憾，以政衆人難得，故一摺而回京上，出力爲員，儘可少加恩獎云云。○竊聞同京之旨，乃違不載上，祇言調吏兵二部，賞給某功牌。功牌者，宣明何功，付某人以該職者而已。將某軍功績之，僅賞六十六，木居士亦與焉。珍惜金凡參贊及府屬總兵段永福給發，賞凡帶兵官皆得給以功牌賞云云。後兵革既竣，登賜與總功牌印板未會給發，縣六品廕以數十，私於蘇杭間託人售賣。廉，數金亦可得矣！清代定例：生監從軍者，有功，給與功牌作功生員，與拔貢俱貢一途。乾隆間辦有案，會戴人

「找他幹什麼？」

「先託託他，要是分得不均勻的時候，他可以從旁說幾句公道話。外人說一句，比咱們說幾十句都靈。」

「究竟計？」

「不但地下，連間室者的牀上，桌子，皆爲員子們佔據，儼然仍舊爲老眼世界，而間室者仍舊如故，大概是司空見慣，才能這樣處之若素。可是我卻自此次沒有入牀，看了一夜老眼便有了可憐，便感到員子的可怕了。」

「攪回家來，我牀上比這還要多；夜靜，我牀上那

一根，並且將我所預備的籠子咬了一個大窟窿，所謂防鼠設施，竟難免收效。有時我將沒有毒的食物，請他們飲鴆自戕；雖知這些東西擺在地上已經無得難聞，而員子從來不領情，照樣一下！因此老婆所說老眼會算卦的事，我竟於半夜中驚醒

[illegible]

桌子上，也爲他們的常遊之地；一些衣履鞋子的零落之處；被牠們咬破一塊布文章書畫，記得有一次睡到半夜八點，覺得耳旁有物蠕動，帶一點的響聲，原來是一隻比貓小一點的鼠子，大概要拿我耳朵作果腹之用！幸而我聽得不錯，不然簡直不堪設想！於是類的我下半夜不敢閉眼，而又有一次，因為小孩子在我的被窩裏，竟引起蟲吃刺下的花生米，弄得幾顆吃剩下的花生米，惹起我的不快。這類的病人遇事，在這種天氣天落夜不眠！而在這幾天正逢牠們的交配期，咳嗽風流叫聲，教我這獨身漢有點「眼不得！」

人爲一點「蟲」，皇子算什麼？用一點「蟲」，後方一個方法除掉牠們也就罷了，誰知他們竟爲萬物的之靈識者，靈性比人還要大！不但將誘牠們所餌的食物（老鼠）也吞食了。

愈極，把房門關起，痛癢堵上，只留一個出口；只要有鼠子鑽出來，先斷路，然後預備一雙砵缸，當作「殺器」。

慰慰士感述  
——劉渭濱

清丁未歲暮於花  
疑是當年盛事  
記得我前年玉手  
我曾有人向人誇  
入華堂步不成  
夜雨驚夢步不成  
三篇因各分明在  
取則金環盡皆空

躺下臥去，假裝熟睡，不出工夫，果然由一個洞跑出一頭「鼠」來，小個兒跑不小。我等他爬到屋底之中部，便徑快他起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先斷路，把出口用東西堵住，我大喜，出口用東已經成功！回頭一看，鼠子不見；我祇當是它逃過房門去了。

「你，你是李先生。」阿霞茫茫然了，牙齒在冷風中不住打戰。

「騙的，好狠心的傢伙，牛部的書香子弟，却幹這偷竊抓拿的勾當，真是下流呢。咱阿婆并不斷你食，給你吃飽了肚皮，反來打你的主筆，忘恩負義的賊魂！」阿祥憤底奔去上座，儘力用手掌護着李先生的右頰；李先生卻硬使勁縮着頸項，斜着眼睛偷隨着阿祥。

「少笨，該罰該罰。」李先生的嘴角上流着血紅的漿汁。

「阿婆，你有幸，我拿去報復子給他吊起來，媽的，明天送到警署那裏去，揍死他個鬼頭。」阿祥怒冲冲的走道廚房去找鐵錘了。

「阿霞？你可憐我，……我實在爲苦……要活下去，你老教我……」李先生蹣跚着個嘴巴，移動雙眸向阿霞哀求下去。

阿霞多麼愛着李先生的右頰也開始痛起了一陣紅白，心裏感到一陣酸楚；眼淚不自禁的掉下來。一種人類不能的同情心叫他偷偷地拉開了破門讓李先生跑出去。待到李先生的黑影漸漸消失在黑暗的時候，他才街門外的月色突然呼呼起來。

「阿祥，李先生逃過了。」

「怎麼？逃了，讓我拿槍去追他。」阿祥在枕頭邊找到食碗，跳窗大步，追蹤出去。

黑影在的而驚動，阿祥加快下速度追上去。

「媽，你再不停下來，老子開槍了。」阿祥故意扳動機槍。  
「少爺，突停——我在這兒！」李先生猶豫着在大橋上站著，特到阿祥快槍擒住的當兒，李先生却如一隻青蛙似地躍入水中去了。

阿祥驚呆在這兒上，凝視橋下的水面，橋頭一團波浪很快便底擴開去，剎那間，水面依舊平靜得如一面鏡子，波盪着乳白色的寒霧。

西北風仍在呼呼直吹着！（下）

[illegible]